

牧
萊
脞
語

牧萊勝語卷七

雲山古迂陳仁子同甫述

門人李懋宣揚廷輯

送譚叔思歸省序

予與山樵譚君叔思生同里學同經年齒後予一暮而文實勝予燕鴻遷避居鄉無半月雅邂逅湘水舍館距予適數舍相從彌旬抵掌談世事侃氣衝翼軫間喉若戟每吟成則撫按大噓直吞余子而坐之百尺樓下間袖文謁霜臺諸老爭降階把握手延之上座昂如鷄羣之鶴或處以邑庠者竟從棄去弗顧

而且欲杖節建侯封萬里外歸將諗於親暨平昔之
友朋予聞其行而壯之曰今世所以屈諸君子者時
也諸君子所以烈二不可屈者氣也氣詘而時從寧
枉而通時忤而氣充寧守而窮纖夫婁人懸薄高門
舐痔媚竈自一命以上稍有絲孔微利爭蠅鑽蟻附
炊不及浙君乃躑躅權勢忼慷振發不肯一俛首低
心故其氣正以豪經生腐儒囁嚅不出諸口君肆筆
成章縷二數千萬言崢兀無俗態直將拍謫仙之肩
不知視陳鮑徐庾爲何如人故其氣清以越紫蓋撐
空洞庭吞日登臨笑傲猶以爲未盡奇觀君乃欲航

淮洛轍汴梁擊筑易水之秋風一吊望諸君墓而大
抒胷中河汾氏十二策故其氣壯以宏孟軻曰是氣
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氣之所充鬱積磅礴其
起也或蹶之其作也或阨之或誘於金張之貴或誅
於原曾之貧或隕獲於儀秦公孫衍之詭譎中無所
養故外無所守決起而飛捨榆枋不餒則折正不免
猶然笑之也如君之氣持此以往剝犀象搏熊羆何
向不濟驅車萬里吾懼其未出門而爭有致之門下
者事業豈易量哉若更持以志養以道澤以詩書禮
樂視世間榮辱得失如天地之蜉蝣春秋之蟪蛄何

足以動其心而氣亦奚至於餒且折哉君歸更持此
以諗於若親若友朋問予言爲然否庚寅秋陳某序

秋山余按察文葉序

恁

邵武人

文章與世運相脈絡文氣有盛衰世亦隨之故讀雅
頌而知周之爲西讀變風而知周之必東非獨運化
然也經生學士操觚拔穎咄囁語言文字間窺姚姒
陋遷雲方帙五車牙籤萬軸讀之泠然如駕閬峯拾
琨琰錯落照人耳目而所以關世教立人極則殫盡
蔗境漠無寸味玉卮蠟鞭千萬世而下所以可譏可
厭可削例以空言卑之故當夏士毅興之會而倏覩

伊訓一篇當殷亡周興之會而忽讀洪範數語若此
干戈甫定文化未興尹者箕者豈計與文墨家者流
好名角異以聳環竒詭異之觀大關綱常細研事物
直爲治天下者律令格例唐儒劉禹錫嘗評文與時
高下夫與時而高下者非文也時之高下乃文爲之
也世盛則蕭韶九奏以鳴熙皞之和世衰則筆削一
編以返蒼姬之轍斷珣爲璞補罅支歆而豈徒文乎
哉秋山余公正元朝士索隱未酣奪之林霏煙暝中
持節湘楚崇儒劾貪清風凜々如走不材亦荷甄拔
間獲拜牀下倒錦囊得文百餘篇長虹插漢香象度

河愛君憂國淑今詔後之念烟_二筆墨畦逕間蓋公
胷中經綸之學不獲悉施朝夕料理司空城旦之書
稍暇即校紙伸毫時抒所蘊瀹其源於洙泗淑其流
於伊洛而大漲其波於歐蘇晁張彼馬上諸君子壤
熙往來雖持升箕言語文字以往轡雙耳而新其聽
正不免齧缺之四問王倪也裒金鋟梓以求其傳讀
斯文者人_二如公世道其猶庶乎辛卯夏四月湘中
前進士陳某序

劉定翁定見集序

陰陽家者流世率祖曾揚疑龍撼龍瀾翻口角間指

掌山水吉凶如倒天瓢混二不竭雖二公復生亦當
遜畔不暇暨至捫嶇嶮點立窆壙則茫無的當之見
甚者貿易東西遷就潮迎求以自快急利之私遂使
世之恫子弱孫舉父母所以安其軀者托之歲月幾
何體腐泉下終身陷於不孝又甚者起蒸紫荆之林
貽暴黃壤之骨眩惑禍福譖譎遷改舉百年之祖塋
子孫從而鬻之曾楊亦若是否安城劉兄定翁訪予
霜松雪竹中出示定見一編皆疏其平生作用處某
水某丘某山某向歷二皆可按圖索且顧義而不棘
於利高出流俗輩遠甚養遯屠羊之肆恨未繇參陪

杖屨越虎溪一步傾倒曾中一定之見何當過從歷
訪巖間之竒絕俾山君川后不得自閔其竒則是編
蓋已陳之芻狗爾姑書此以俟它日德祐乙亥冬至
日米泉古迂翁陳恭敬識

送丹士陳中菴歸序

丹法三代以前蔑之聞何後世之睚眦紛糾也雖然
至人不假於丹下士始資於丹五國金記九籀玉經
剖玄命之秘竊生死之關精微溟津讀之使人營魄
飄浮有駕風騎氣泠然汗漫之想而旨趣不越坎離
二卦故以丹求丹不若以易求丹坎坤也乾一陽交

其中而生水二內陽外陰故其用爲龍爲汞爲精出
於腎而肝藏之離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二內
陰外陽故其用爲虎爲鉛爲氣生於心而肺主之火
就燥欲其伏水流濕欲其存神仙家者流千言萬語
奇怪譎詭而止該於神易坎離二字故充神易坎離
之交爲既濟充神丹坎離之交爲九轉昔紫陽翁拈
出參同一書且吃二道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兩
語二用者用九用六也九六亦坎離也二用流行於
乾坤六位間即精氣流行於凡人一身間伯陽蓋亦
以易爲丹者今石室火候之法流傳人間世亦由三

百八十四爻推之大易一部何所不該明易則明坎
離明坎離則明龍虎鉛汞水走河車火飛姤女艷沆
瀣之精英含日月之光華政不待鎖木視壁而丹法
歷二具是矣長沙陳君中菴以丹游縉紳間試之刀
圭即驗吾意陳君九轉丹法蓋隱然與大易相表裏
者至若呶嗟呼吸屈伸偃仰默守玄牝靜覓黃庭此
丹在靈臺虛室間則非言語文字可傳也何當揖坡
仙宅東蒙供薪水於丹竈邊一爲中菴扣之咸癸良
月泚泉古迂陳某序

牧萊少年葉厚

前輩每吃二病後生著述少時所作瞠目澤吻軋二
竟夕不一字旣閱數襖睨而視之多畀楚人之一炬
文固未易言也抑李長吉高軒過賈少年治安策王
子安滕閣記天才峭拔欠伸出半語有皓首鯢齒輩
不敢支例曰少作非耶予自髫鬣即握筆塗抹剡溪
藤科舉業外學爲詞章牧萊之暇或扣角而歌或秉
荻而書或剡苔剔竹而紀凡宇宙間可驚可愕可喜
可悲者弄口咀按宮徵一擲諸句讀平仄間積日累
月彙粹成縮名曰牧萊長嘯雖然眉山老蘇起我媚
播機杼喧動宇宙直霸文章之國少所爲文悉索焚

之今流傳人間世者皆焚之之餘也走雖竄陋何足
夢老蘇脚跟前年叨冰漕貢持短兵逆四方勍敵兩
造天畿有司皆以奇怪斥去荷鉏空山醉眠藤陰醒
笑梅榭年幾二十四矣文之窮視蘇特甚吟葉零亂
詩夢久寒今其文存者十之五六而可存者不過萬
分之一可焚不焚亦姑識牧萊之課謹毋以語世之
老蘇翁時宋德祐乙亥上元前六日某序

送曉屏兄長赴永州學宮序

三吾號佳山水浯溪之頌淡巖之奇鉅鉏潭之峻潔
翫鷗亭之閎麗爽塏丹霞翠壁綠淨霧牕幾欲掉舟

絙百丈徑遡窮絕處末繇也余兄曉屏登奉常第二
十年索隱肥遯視世間木居士邈不介二游奉省檄
調三吾郡博士幾異乎博士與他官異凡官各有司
典刑者獄訟而止典兵者行陳而止典財賦者勾稽
簿書而止至博士可以一官一職止乎學校養才皆
爲天下國家用明習制度紀綱風俗於宇宙事何莫
不相關涉魯淑問獻競萃在頻宮安定湖學農田水
利治道自各有齋博士固非但濡濡而遊鼓篋而升
弊三馬訓詁章句說稽古數千萬言止也余兄之官
也其將姑重簞席乎哉華花淒脫燕麥迷空水部星

斗之文大師蛟龍之字壁間耿二尚無恙否瓊臺翠
室徵君避秦之流尚可招否歲賦丘蛇日暮吏來吾
鄉尚有叫囂隳突者否子城西偏危亭撐霄斜陽敗
礎尚可按臨故址否異時元柳汪黃諸君子周游歷
覽航舟溪之彼轍西巖之傍興寄所到憮然興懷山
君川后衣被光華數百載間尚想風采津二有德色
矧吾兄官於斯游於斯身任綱常之寄於斯視今風
景爲何如視昔諸賢又何如勇撤臯比之暇與二三
子風乎舞雩詠而歸目擊遺黎故武思以藥其痼而
轟其贖吾意環三五境皆動心抵掌處也洗懷素之

墨池寫漁翁之款乃何時風雨對床尚當傾倒一扣
之而豈第曰蹢二媚學乎外它勿與吾事

送牛文翔歸廬陵序

火雲張穹炎塵撲面予方課僮僕效夏畦之子汲泉
灌花蘓有逢掖紆徐翩然扣門者閱其刺奇章氏之
冑而文翔其字也坐甫定搖麈劇談舌本瀾翻指掌
山川氣脉若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燭著蔡而揭水鏡
予初視之曰君非筠松文迪陰陽家者流乎揖而延
之客館昵二稍狎則袖示與山吟藁一帙錯落照乘
名公鉅人膾炙可口者朱墨離二予熟視之曰君非

賈島孟郊吟詠家者流乎間數日誦其平生出處異
時十數載前掉三寸舌賦從軍樂志不訖就歸持半
段槍踰伏鄉里間予驚視之曰君又非鄙食其栢者
任俠家者流乎牽袂輯屨方將從容澗壑調探青囊
之竒傾倒奚錦之富而激昂其曾吞雲夢擊筑易水
之勁氣劃以志與凡子相左浩然別去余祖之道側
且酌且訊曰世之士游意功名者文辭不及論游意
文辭者方技不及論士方壯時胷中磊隗直欲剡君
山槌碎黃鶴樓走馬長楸間蹀躞不肯休命與數竒
陸機債河橋馬謖衄街亭顏乃卷藏豪氣於吟詠間

鉢心劇腸澤吻淒吟與草根寒螿相應答此其幸不
幸何如也敲推一字白盡吟髭銘工而不獲刻燕然
詩奇而不挾以上金鑾乘橈撐節過崆峒浮長江走
洞庭彭蠡之濱漱石枕流歷覽山川之端緒直爲世
間幽黜腐骨求爾賢千百年不朽之託此其幸不幸
又何如也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嗟夫功名不足以擢
其材而寄於文辭辭不足以盡其志而寄於山川皆
君子所不得已者也今之世俠取巧掇以華其襟裾
高其車馬者何限子抱倜儻不羈之器盤辟百折鬱
積磅礴而不獲盡騁視世間黃口小兒揮斥不暇不

園則畸其枘鑿不合者非不幸也宜也君其行乎文
翔飲醕掀髯大噱或挽之留俛而不答遂叙以送之
甲午長至日陳某序

送張才之全州學官序

科目廢而士氣無所舒學校存而士類有所附嘻迄
今幾甲子矣操觚弄翰之士筆冢雲連墨澮泉涸寄
嘲風月瘞形閔影巖竇問不獲大抒胸中之磊隗紅
光紫氣夜衝牛斗尚賴頻水弓流歸然靈光砥柱於
鞍馬刀筆之林士以故藏修游息摘藻採華不至下
同蟪蛄委形槁壤科目外學校詎可少哉張君易齊

弁髮時即締筆硯交靈脩變化首以文墨馳譽當塗
招諸生立鄉泮範模亦越數禩修廢補刊泮奉省檄
調清湘學宮且諭予言爲別予惟近世學宮與古迥
別教養之方崇重之禮選用甄別之法事々於三代
相左漢唐而下何居漢有其名而無實唐有其官而
無權泗上亭長仗三尺劔入關特事成之勝廣耳庠
序事未遑也歷孝惠文景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獨申公在魯學者至千餘轅固在齊々人多其第
子仲舒下帷學者爭師之斯道授受盡出私塾間而
中間由文學掌故出者往々留滯郡國僅補卒史幾

名乎唐太宗正觀學校之盛度越嬴劉曹馬之代文
明烜赫果二如日行世再傳而後學館獨廢至柳子
厚乃謂士之專名譽好文章者耻為學官權德輿謂
劉秩為祭酒乃置之散地甚者投閑冗治坐寒無羶
賢如杜陵昌黎尚喋三竊訾口舌間幾官乎今之學
宮漢耶唐耶亦三代耶夫有名無實者其責在下有
官無權者其機在上三焉者不崇而獎之故輕下焉
不扶而植之故慢三者在我此可盡心而為之輕者
不在我此固待天之自定也今天下士馳轡名郊驅
輶利園挾申韓之學者競吏挾陶計之學者競商視

學宮師弟子負方竊疾仇冷訕曾莫肯一布武又不
知其失將諉之上耶下耶易齋翁葆護奇偉不怵以
吏不羨以商抱琴鼓篋乃以其淑鄉泮者而淑湘源
之人布衣韋帶將有爭之境上者龔磨粹琢鉛液非
金勿踐漢之無實勿計唐之無權而相與求道德忠
信之歸它日桂嶺以南洮陽以東儒雅彬蔚與古同
風雖無科目猶興必自吾易齋也夫玄默執徐歲臘
月古迂陳某序此以當別庖

贈山人張壽伯序

葬者藏也歛手足形使藏隱不得見此世間孝子愛

親終事第古有葬禮無葬書今有葬書無葬禮異時
古先聖賢制之棺槨以周其體制之宅兆以安其魄
制之封樹宰木以識其墳墓至有三號者有廬墓者
有布囊負土者又甚至有不遠千里乞當世名公銘
碣以發潛德之幽光者皆禮也子孫之富貴貧賤不
計也胡今之人溺意青烏白鶴之書撼龍撥沙之訣
某山良某水吉某音徵利銖然學邯鄲而步之彼
子孫踈通者稍知向背去就猶於遺骸無憾不幸而
童且駭眩變於兔園之師而使其親體腐於泥淖蠹
於螻蟻終天莫贖吾亦不知何心嘗自怪司馬公家

號以禮葬者而其葬大尉公至召洛師張生許錢二萬假其說緣飾之夫用司馬家說則不必召張生術不盡用則不當受禮亡而後世之書是尚何習俗之移人也鄉人張生壽伯挾術訪予霜松塋竹中延之上座其說似不凡試之術皆驗予問之曰子非洛師張生邪今有司馬家者召生則生當如何禮邪書邪安得折衷於司馬張生之家

古迂精舍書目序

書目者何纂粹經史子百氏之名也人莫不有所嗜陶之琴米之石屈芟曾羊棗皆嗜也走獨嗜書

雖然世亦有嗜其名不嗜其味者矣閑窩種花課畢
即抽架上先秦漢晉書一通倚樹陰朗誦哦倦即欠
伸眠芳畝西風野馬麾之扇外兵燼頻年文帙零亂
東西行客踵門鬻書即倒篋傾囷市之遠方鄰郡有
藏本者躡屨徑造書所假抄積稍富嗜竟不置或信
信訾予東老書不敵西鄰富者世固不可測渠各挾
所嗜金壁啗之子若挾所嗜書冊啗之驗否予曰驗
與否勿較也而獨何知象以齒焚蘭以馨燼彼之所
嗜皆可羨者也羨則爭々則不奪不厭嗜與羨相遭
將探囊胠篋不足嘆所欲予方頽然嗒然訪陳農異

書問楊子雲奇字專其所不羨者以自嗜而何庸啗
予欲耽誦卿且去遂彙集度閣所藏本若干卷標爲
古迂書目將走四方博雅君子求之視世間金璧鯖
膾可欣可羨將不肯易所嗜云癸未冬至日書

選采詩彭丙翁序

士有語人曰采詩閭巷纖夫稍涉筆調聲律澤吻學
吟競起而趨之若夜蟲赴火工拙妍醜勿計也君今
之世而采詩一大佳話也缺於公而發於私未易以
世俗窺也吾將擇其尤而語之曰彭兄丙翁非泛然
采者也丙翁安成詩人也度越世俗首廬陵過喻沂

湘重趼數百舍嘔_二然以采詩號於世閱人多矣持
歸求證於須溪劉先生點勘而刻以傳丙翁固愈不
敢泛然采者也抑采詩將奚自陋者不堪采庸者不
必采諷刺者又不敢采作者難采者猶難也古詩作
者少采者多今詩作者多采者少旌招幣聘凡行藝
秀士藏脩圭田黨塾間不專以詩自見工納言太師
氏觀民風且蒞以官士之可興可觀溢爲風爲雅爲
頌單言隻字登載史冊言者無罪聞者戒鑒_二如錐
脫穎日杲_二焉行世今廢幾百年矣詩不復采而有
轉采芙蓉者采金壁者采珍禽奇獸者攷其時蓋可

知也以故士舍詩無繇自別昉交午迄皓首弊二焉
吟詠間班荆而譚以詩傾榼而酌以詩擁篲執刺而
贄亦以詩一家之什大率兼刪後詩數十倍幾似漢
儒專經各家日課歲計詩固非世所少也而槩之子
虛之賦中和樂職之章曾未聞有狗監輩持誦漢庭
者吾不知作詩者何裨也建安七子之作永嘉義熙
之篇流布人間世直爲五七言家法采之無其人而
傳元白樂府數闕坡僊瓊樓十一字流聞禁中亦蒙
天一笑采之非其人而亦傳獨恨烏臺之勘新州之
謫穿鑿語句傳會譏評翻爲羣邪讎正一話靶是不

采者不得以自見采之者又適以自禍吾不知作之者何語而采之者何心也采兮采兮此采其所可采者也而亦有不易采者其人與言皆不可得而見者果何如也朱夫子不肯以詩人自名朱夫子非辟禍也世豈無朱夫子其心者身將隱焉用文之窮產之幽濱河之濬藏影匿形槁項黃馘有行充而藝成一生不肯饒舌篇詩者安得更從丙翁采之丙翁歸書臺古愚羅先生吾師也爲予扣之曰如有采者則何以哉遂叙以別

外弟李淳伯自嬉集序

詩情也詩易工而情難遭凡人生世百年者無幾其
間開口笑者又無幾詩三百首以樂只莊內外篇首
以逍遙風雲月露之幻草木禽蟲之變瞥然更代吾
前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漠無片語相酬應醉生夢死
悠悠漸盡所樂何事后山言百憂間一嬉政不滿道
然一笑吾於自嬉之吟有感矣世言達詩樂窮詩悲
昌黎與郊島同生盛唐時至吟成幾若隔世昌黎詩
如上林春明萬景融洩雖牢落送窮而祇以自嬉曾
中長覺浩浩郊島詩如墟墓吟蟲操耳淒切幾若不
堪處何耶曩吾記兒童時與淳伯弊弊學科舉文鈞

爵祿暇時破繩矩間拱侍山泉叔扣詩法後十年科
舉不復事一肆意吟詠間里閭科役之雲濤世事憂
患之風雨摩挲吾前吾與淳伯曾不肯游媚富貴吟
詠亦自若讀其集呈泉叔云谷換鶯難至巢存燕自
回岫雲云早梅猶半白江柳未全青秋景云長空濕
霽虹踈雲漏微雨似若襟期不郊不島直將鼓虞韶
鳴岐鳳不與悲蟬啼螭爭鳴楓林葉叢間世紛森前
肯以嬰吾耳騷吾心泉叔往矣吾與淳伯少且壯壯
且老矣無復共談詩樂吾於自嬉之吟又重有感矣
淳伯謂吾言然就書以序

太玄經序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祀堂陞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玄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挾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衍矣麋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撫卦氣比之

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
先有後成有小有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
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而二少合體也順與
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
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剝復之相繼也一
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
密聖人悉包藏而雜緯其中未嘗括而爲一定之說
夫固隨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
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
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充之而知其不可窮

也玄之爲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
坎也以二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固配
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閏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
諸易之窮無窮何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絕
三編而始悟雄以一人之見覃數十年之思欲立擬
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
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得
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一定求之鄰於
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元貞丙申秋陳

基書

放翁劔南集序

嚮謁秋山余公霜臺半簷春旭梅影清踈歷談渡江
諸吟彥至陸放翁予復曰詩至此竒雄贍麗之觀極
矣晦菴取詩尺度森嚴於公極許可然乎哉王澤未
遠忠懷填膺滎河清伊炯炯夢想間直將推鋒擊楫
掉馬箠取故地歸王會圖爾時掾軒龍川同一衡氣
機口伐笏擊神爽飛越興觀所寄豈效晉人士清談
騁纖巧於花卉月露推敲闕釘間耶世之詩陶者自
沖澹處悟入詩杜者自忠義處悟入詩蘇者自豪邁
處悟入吾不知放翁詩悟入當自何處或云劔南別

燈放翁得之茶山茶山得之子蒼金鼎化奇玉關竈
鑪飲泉知脉譜系自別爾乃鳴劔伊吾馳志鉅鹿一
掬精神問之茶山茶山不知問之子蒼子蒼不知其
將質諸山陰之翁之心元貞丙申臘陳其書

溫公易說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易之微豈專九師咎哉爻翼而下
旁薄深廣留七分者亡幾田丁施費脉脉師授俾勿
墜龍龜圖書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緯數其失也
泥韓康伯談名理其失也浮二千年間易道倏倏如
蒙霧行述而不論河汾猶難之曆越五閏 真人御

字王澤萃鍾異人間世希夷扶義畫而成於邵濂溪
洙周經而融於程以至匯爲漢上而尚變演爲考亭
而尚占支析爲合沙而尚象三聖玄蘊剖抉靡遺而
讀者瞭然如生三代之世晚得溫公易說一編視諸
老尤最通暢今流傳人間世橐雖未完其論太極陰
陽之道乾坤律呂之交正而不頗明而不鑿獵獵與
濂洛貫穿中間分剛柔中正配四時微疑未安學者
直心會爾易之作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書也非隱
奧艱深而難見也談易而病其隱且艱非深易者也
參習是編易道庶其明乎

溫公潛虛圖序

先正溫公以正學用世異時鐘山狐魅穿穴經術矯
偏增蠱束民如束濕然幾不堪側踵立公徐起麾之
元祐已癘震宇洋洋稍有緒髮生意宣靖疽根尚遲
數十年不即決吾嘗讀通鑑而得公之所以正讀易
說而得公之所以博讀潛虛而得公之所以化正故
善惡明博故性命剖化故陰陽天人該凡公之正而
博者人也公之化者天也世以書觀潛虛莫若以天
觀潛虛金水木火土之爲窮無窮也氣體性各行命
之爲盡無盡也囊括乾坤筌鏞品彙龍卧西洛弱不

勝衣覃思研精直同鈞播不可俄度一出爲世用雖
雷雹風雨之交顛沛不可處而變化須臾天宇仍復
光霽晦菴至以精神氣勢歸之而或論公學術材業
爲三代而下第一元城猶許其學不許其材何獨於
公神化之妙猶不滿也公嘗以虛準玄而子雲以玄
準易嗟夫玄與虛皆易數也參伍錯綜而成天下之
變玄以參數虛以伍數玄之首用洛書之九虛之行
用河圖之十玄一首當四日有半以躋羸各當一日
有奇合周天之度而虛以冬至之氣起於元而歸其
餘用之玄一一比之而可窮虛一一衍之而不可窮

公天人也子雲終身節槩晚公頗覺形穢若百世之上蚤讀潛虛恐玄筆更閣不復下而公何庸曰準玄

后山集序

文歷遂古之初典謨雅麗盤誥聲屈近古如漢猶難之班揚而降雲謠濤詭悴爲唐豐爲宋唐文悴雖經韓柳亡劑氣脉奄奄到今猶泉下人宋文豐異時歐蘇袒左海內士若渥渥墮地趯趯不易繫文小技也抑果關大氣會耶黃峻截秦浩蕩晁張深沈游眉山門人具一體黼黻藻火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鎮密細膩時人尤未易識度偃息南榮荷風襲人抽卷讀

記序則靈榆古檜偃蹇而蒼秀也策論則泰宗封登
屑然有景光也談叢理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
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稱公詩必曰陳黃至妙
處不墮杜後獨於公文厭飫思亭記寥寥序餘未覩
大方因刊本論四方操觚士知杜陵公蓋兼之持較
蘇門甚矣軻之似夫子也軻之似夫子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序

繫咸淳虞庠策內舍生首春秋繁露倂牕屋楹罔克
對後慨然選者凌虛析問竟莫鉤其玄博古詎可少
耶今射策廢矣世尠嗜古弃高遠安凡陋市肆委弗

刊猥曰垂龍斷資章甫適越也更數年幾種古書若
九共彙飫併名忘去繁露漢儒董仲舒筆也仲舒受
學公羊高覃精天人之旨專門墨守其事文辭義槩
宗公羊比左氏小異今行世者竹林玉杯三十七篇
挾凡例之瑣微似媿杜征南持矩度之森嚴似媿胡
文定覈事會之終始似媿陳君舉至明綱常析度數
下視訓詁家者流差有一日之長蓋濫觴滋深後出
滋巧也異時漢帝制令瑕丘江公與議江不逮丞相
公孫弘同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仲舒思深哉予
性癖耽奇懼先秦漢晉書日湮淪擗撫繁露百氏書

版行人間世少聞寓目設或待問若虞庠者抽矢就
箠亡慮生且澀

賈誼新書序

士種學績文先須穎拔流俗它日下筆自然超詣蹕
絕古今賈生後阮楚且三十年時不事詩書綴誦自
若居亡何貢漢庭文學嶄然踴諸老而出其右治安
一策班史載之過秦三論遷史載之今傳世者間經
史筆刪削而三表五餌平生炳炳論諫新書章定甚
悉先漢文章太史公最奇巧獨生以高古豪健相長
雄世勦習是編或惘然問評生長於達國體短於尊

相臣工於復禮樂拙於正上心異時絳灌者宿稍加
崇敬言制度未必䟽後元躬默微事格正興禮樂未
必遜惟生抱文學自負較輟流俗氣節軒軒不少易
未謫長沙已前執禮制正朔之說進既對宣室已後
飾名分禮遇之說進太史公言生學申商劉向兼比
伊管嗟夫分地執當削非務刻覈至崇禮貌養廉恥
決不出申商者之吻漢朝用之或有一德格天氣象
而羞與仲伍向方人未的至遷言過矣是書也賈生
穎脫流俗而不盡用者也生幾智且賢哉

沈佺期集序

唐兵制三變詩三變至文亦然故唐初文一種也盛唐一種也晚唐又一種也風聲氣習蒸清濁摩挲頰揆華根苗迥別俛仰三百年間其初瞻以麗其盛古以健其末纖以巧而唐祚隨之文也者匪徒咕咕言語筆舌間也無其世不與無其人不行唐初云者王揚盧駱爲之也盛云者李杜韓柳爲之也晚則皮陸皇甫孫爲之而極且卑矣雲卿沈公以文鳴世與張說蘇味道後先頡頏當時去六朝綺麗之習不遠脫真實而鑿浮華遺理致而騁辭章流蘇珠璣環妍麗密足堪娛人設若朔飆吹沙毛髮森豎殊乏濟世之

用讀公斯集知公生唐初爲王揚諸老伯仲無責也
或又謂公曰公平生汙蟻於二張烏用是則嘖然應
曰操行之難劉柳且不免於雲卿何譏唐史臣以文
藝傳公吾且以文章取公是爲序

玄暉宣城集序

詩蓋論興趣論材力興趣云者景物所觸悠然入詠
若郢人操斤不假鑿削自中規矩材力則冰雪跨懸
錦繡璀璨若貂鼠之裘火浣之布瓌奇偉麗聚在服
飾凡興趣深而材力弱不害爲佳材力高而興趣卑
始不足揚矣世言詩率曰陶謝曰陶謝陶謝先後相

去甚近也元亮以興趣勝玄暉以材力勝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一時寫景
之語氣韻峭拔便覺超詣至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
月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風動萬年枝日華乘露
掌崢嶸兀兀直以材力壓當世及葉低知露密崖斷
識雲重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松則唐之格律駸駸
漸入蕪境故由陶而上便有三百篇氣象由謝而下
宜其爲唐也古今以陶之興趣兼謝之材力惟子美
一人亟刊此編願與學詩者以陶詩并讀

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掞奇或
皚若冰霰或膩若瑚璉或蒼古若巖栢或眩怪若海
濤或綺麗縝密若劇帳流蘇千載而下嚅嚅涵泳竟
莫闕其藩卅人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語晚唐又別
是一種一代制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
豪韓贍韋澹柳適白通俗杜渾成果果行卅戶刻人
誦它有長篇短聯擅長吟囿浩如煙海編綴類刊人
自爲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
各爲一大家數

牧萊脞語卷七

牧萊脞語卷八

論

雲山告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帝舜論

人主不必疑天下之深也天下大器也其勢重而難舉其爲情伏而不可測故付之自然者常合而劫之以術者或一旦竊發而不可支世之君鯁然欲天下之我從而懼其不我留也日夕思以羈之曲爲之防多爲之制周折以係其心於是有恐之以刑震之以兵一時之勢或有不能角者孰不俛首帖耳懼伏

於其下至於刑之窮者奸每從而生兵之所不能及者亂亦由是而起是故疑而固之者未必不迫而速之者也世之疑天下者莫甚於秦之視天下常恐其相與謀我也誅謗有誅耦語有禁讎天下兵有律而又城臨洮郡桂林頸繫南粵而卻匈奴於漠北千里之外秦之疑蓋未嘗頃刻釋焉者也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疑者已伏於大澤之卒激於博浪之擊而睥睨竊發者蓋不但關之東江之南也聖人惟知其不必疑也處之以公操之以約相與乎無爲之天一切聽其自從而未嘗少拂其心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歟舜之無爲也非拙於防而怠於制也又非不能出其所可畏者震之也舜之心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徇其心通其情詢問其疾苦忘君民之勢分而聽其自較量於爾我之相須帝之心蓋坦然無一毫猜疑之私橫乎其中也不特此也人之情最不敢犯者刑法之酷而最難敵者兵甲之強是固所望而驚焉者帝於刑也則刑期于無刑兵也則舞干羽于兩階凡可畏者一切示以不用它日謳歌獄訟歸舜者且百餘年嗚呼人有一毫猜疑之心者何所不至而帝獨何心

哉秦惟疑天下也深其計以制之而天下乃有不可測帝舜惟不疑天下也相爲乎無相爲相與乎無相與而天下卒有所不忍捨故操之急者發愈橫持之甚者禍益速人主而疑天下者非所以固天下者也而世猶有患法之不峻兵之不強功之然欲劫而留之者吾固未知其所終也吾固曰舜之有天下無疑天下之心也

武王論

人主之於天下不難於取而難於寄夫取者智料之所易及而寄者智料之所難測故易及者易圖而難

測者難處也匹夫匹婦攘臂而獲千金及其欲傳之也必擇其後之可堪者然後探諸囊中而付之又擇其所素知之婚若友佐之夫然後其心始安天下若是其大也萬乘若是其尊也而可輕於寄乎是故自古善於取天下者往々多以所寄失之秦人桀黠數世以取六國而乃寄之不辨鹿馬之兒司馬晉奸宄之謀自曹魏之興已芽蘖其間而乃寄之聞慕之惠帝既不知其子又不知其臣所以託孤寄命者如此亂且亡焉無怪也周之有天下武王身取之也以其身取之也而柰何其不重所寄也夫以年過八十之

餘是生成王其於齒未壯也其於事未習也其於賢
否有堪焉不堪焉未可知也一旦舉而付之身後之
託夫何所恃而不恐況當時之親且尊者諸叔在焉
周公未論也管叔蔡叔皆桀黠而不可制而又商人
之法兄死弟繼此其所習聞而常見者武王之心吾
不知何所爲而釋焉於斯噫武王之所以釋焉者盡
知之深也昔嘗讀金縢之書而得其說夫武王之所
不知者成王也而其所知者周公也當其密勿於家
庭之間握手於論議之際所以得周公之心者審矣
故克商之二年不幸而有疾也人或有幸其不測而

利其弱因是以騁其不肖之心而周公之心不然也
禱祠之事直欲以身代之俟其病之瘳而始釋嗚呼
周公之心身且不顧而況天下乎吾知欺孤自利周
公必有所不忍爲矣至於管蔡之不足信也蓋一周
公亦自足以辨之是故它日佐之誨之而成就之此
固武王之得所寄不必介於身後之託者也昔論
霍光輔昭帝者深嘆漢武爲知人夫周公之材豈霍
光所敢望而漢武之知人又豈若武王者然則善取
天下非難而善寄天下者難若武王者蓋能取之而
又能寄之者也吾所以甚羨武王之知周公也

高帝論

人主最不可妄有所爲也凡事出於平日之所未嘗者必爲人之所疑人主所爲敵國之所常窺者也世未嘗無敵國也彼敵之謀人國者必先窺其所爲其是也從而服之其非也從而謀之故謀而窺之而疑循是而不變則將有懼服於其下一或反其所爲則爭起而圖之矣故我本貪也而矯於廉我本慾也而矯於剛是以人必疑而求其故曰彼本貪也何獨廉於今也彼本慾也何獨剛於今也因其所行而徐考其所志是必有出於財與色之外而過人者矣世之

英雄其窺人國者蓋不窺其它而窺其心往々如此
昔者陳涉嘗窺秦之暴也而思以爲亂劉聰嘗窺晉
之弱也而思以爲叛夫秦隋之亡雖三尺之童皆能
知之吾意當時之善窺者不特一涉也聰也及觀范
增之疑沛公何其善窺於人心者也沛公之在山東
也最貪財也最好色也以平昔嗜好之素而一旦反
之至於婦女財物無所取此固范增所窺而疑於後
者也今夫沛公之不好色也不取財也特其常々者
也增何獨疑而驚焉者也蓋古之不殖貨利不邇聲
色者湯也湯聖人也爲之也素行之也以人固不以

爲奇且異而安之者也沛公非湯比也一時之所爲
非出於平昔之素此固敵國英雄之士所震懼而驚
者矣且帝之入關嘗見宮室帷帳之後狗馬珍寶之
異其心亦欲專之矣而樊噲切責於其前留侯助成
於其後帝始退而軍霸上是增之所疑無怪也何也
財與色人之所甚羨也羨則爭則誰肯俛而爲之
下使帝迷於所羨而不之改則當時起而與帝爭者
恐不止一羽也帝惟舍之而絕天下之羨心雖數百
增安能爲羽謀而與沛公角哉此固增之所必驚而
疑者也嗚呼世有窺人主之心者非特一增也而世

之善反其所爲者非若高帝然宜英雄竊窺而圖之者紛々也

呂后論

人而欲擅天下之權也其初必有所試其成必有所假故世有竊權者常恐上之不我信而無由肆其志也則先爲之計以試之功也掩之以爲奸正也誣之以爲邪強且尊也文之以爲逆始則一二以覘其意終則迭出以逞其謀而又擇其尤者假誅賞以震之是以人爭畏害趨利而胥從之不暇國家大權有不自知入其掌握之中嗚呼其試之巧而假之甚者往

往如此書曰牝雞之晨詩曰婦言是用聖人非獨惡之也蓋外者踈而內者密言者微而窺者巧試之既深則假之必甚是固不可墮其計者也呂后之矯制臨朝何其橫也惠帝若在吾意后或牽於母子之天其心未必亢然自立也平日累試帝心而欲加於諸公之身者久矣夫不有所試則吾之智不敢以遽逞不有所假則吾之威不能以自行后之計又何深也方帝未殺韓信也后則令武士斬之帝未殺彭越也后則親爲帝言之此固后所以試帝之心而假以威人者也夫誅戮功臣大事也不決於天子之公而出

於婦人之私此固人所憤而激者使帝明且斷也於
信之誅責其專於越之誅察其誣多方以沮之百計
以卻之不肯徇其試而聽其假則吕后亦有所懼而
不敢動今於誅信也置而不問於誅越也信而不察
則后復何所顧乎人之情賞則趨誅則避既試其心
又假其威高帝雖在亦將折而歸之后矣而何待惠
帝之亡哉故言韓彭者后將以試帝之心者也誅韓
彭者后假以立吾之威者也故嘗論唐武氏之禍皆
啓於高宗共政之專而不在於中宗繼統之時漢吕
氏之橫皆源於高帝聽信之過而不在於惠帝身沒

之際彼其試而假之者有素固權之所由以歸也語曰大阿倒持其禍之本歟人主攬權戢姦之術其亦勿信其試而任其假也

漢文帝論

異端之學非所以治天下也人主治天下其養成風俗之善皆本於心術之微驗於政事之發其仁也必不慘刻以起天下之媿其厚也必不鋏薄以激天下之澆其醇一也必不紛更擾攘以起天下之亂故百姓昭明於變時雍讀者知堯德之簡寬而王于出征與子同仇讀者知秦主之好鬪以至魏之褊曹之奢

齊之譎詐皆發於其君心術之端異端不與也而世或撫異端玄虛之論以自附於寬厚長者之列是未足識治天下之法也夫異端有似是而非者彼言黃老者曰簡靜寬大也夫彼之簡靜欲歸於空者也彼之寬大欲泯於無者也非吾所謂簡靜寬大也人君之簡靜而寬大也特不生事而非不事也特不傷生而非不治生也是所以爲異也文帝何如主也人皆曰帝好黃老也帝高皇側室之子也彼自代以來習知天下離戰爭之苦者方二十年民之病未瘳也國之本未固也則生聚而教訓之亦可爲深長之圖

觀賈誼論天下背本趨末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則當時習俗亦有可寒心者是以南粵稱王之僭不誅也匈奴驕傲之恥不報也以至肉刑之免田租之賜苟可爲民計者無不用其至輕晉夫之利口而養其厚罷千金之臺而養其儉用誼之策禮貌大臣遣列侯就國而養其廉遜凡變澆漓而醇雅易詭詐而真淳者皆出於一念之真而非溺黃老者所能爲也世之人不追論帝之心而第以黃老之說附會其間噫使帝尊黃老也則清虛寂滅將有付之無所爲者吾嘗觀賈生請改制度帝謙讓未遑而已是帝之改之者

固將有待也況帝非一切不能爲者觀其習射上林
未嘗無北伐之志匈奴嘗以十六年至彭陽矣上欲
親征匈奴以太后固要乃止又嘗以後元六年至雲
中矣上亦自勞軍親至霸上帝亦非拱默無爲者若
曰帝令邊備不發兵入恐煩百姓此則善窺帝心者
異時後元風俗恥言人過國安民豐山東父老至留
杖願觀德化皆帝之心爲之也而非黃老之所能爲
也嗟夫世之棲心黃老者未必不啓奸臣之專而滋
國事之弛帝在位二十三年範圍不增也千里馬不
受也帷帳文繡不施也當時之治光明俊偉刑措不

用國家無廢事之憂奸臣無專恣之患班固贊之者
謂以德化民則可謂之尊黃老則不可而世乃曰帝
專尚黃老甚矣不知帝之心也甚矣不知帝之心也

漢景帝論

凡人之性苟出於天之自然者決不能掩於他日之
所爲夫性不可以僞爲也金性剛也不可握之而使
柔竹性虛也不可盈之而使實何也其得於天者然
也故氣稟之拘隨寓則輒發遇事則即應人性貪也
則見利而即羨人性淫也覩色則即悅使非出於素
有則雖有利與色臨乎前見之而不羨覩之而不悅

者矣世之言漢帝者曰文景文帝之天性寬厚也景帝之天性刻薄也景帝誠非文帝比也然文帝嘗免肉刑矣而答者猶不免於死至景帝則減答法定箠令使人得全其生是帝亦未嘗無文帝之寬也夫性之刻薄者必多殺秦政以猜忍搏擊之資嚴刑峻法納一世於罟獲陷穽之中阬儒生成長城速天下之斃而不之顧景帝未嘗若秦政之多殺也帝在位恭儉十六年矣詔令之下十有一而爲獄者二其五年之詔則曰諸疑獄不決者讞之後元年之詔又曰有司不能決移廷尉其一念在民哀矜惻怛興問再四

決不至累興大獄而多戮無辜者獨於六國之削晁錯之誅幾不免流於慘者亦非盡帝之過也帝之以博局提吳王蓋少年血氣之勇耳而吳王擅銅鹽之利招致亡命不致貢賦者四十餘年此雖甚懦者亦有所不堪至於晁錯之誅變出倉卒而中於表盜之計有未及思者況錯使帝自將而已居守豈不重帝之疑而取輕者乎是削六國而誅錯者非帝之果刻也其勢然也匹夫欲肆其殺人之心雖敵已有所不顧梁王驕恣帝之不殺者終其身雖屈於太后可一時之故而帝亦非果於殺者昔吳王孫皓臨朝多以私

喜怒擅殺臣下此其天資之素無怪也帝非皓比也而世猶以刻薄者誚帝是毋乃春秋責備之論歟世之君而能如景帝者亦未可少也噫言漢帝而以文景並稱景帝雖微不及文帝而亦其亞也

武帝論上

天下之民最不可迫之使無所容也三代而上民有以容其身而不思爲亂三代而下民無所容其身則不免於爲亂唐虞商周之時井邑丘甸有常分粟米結銓有常貢山林川澤有常征上無以迫之無逸之書七月之詩耳濡目染欣欣然知有耕鑿之樂伏

臘之謀雞豚桑麻之歡而已固不暇乎其它者也是以太平數百年降是而後奪其業增其賦而又多其征若魯稅畝秦收大半之賦不奪不饜區々彼農終歲勤動而空軸鬻廬癯蹙亡聊之餘然後不測之謀始有伏乎後者矣故安於壟上者無輟耕之謀樂於牛犢者無刀劍之買彼自有以容乎其身故也今夫天下之民散而工商胥徙者十之一二聚而田畝者十之七八故田畝者是乃斯民所借以容其身者也而奈何迫之大甚哉武帝籠天下之利亦多矣當是時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權酤收筭緡納

雜稅更造錢幣其爲法多前古所未有而曾未有紛
紛者何也及觀漢史謂有司請益田賦帝不許嗚呼
此正帝所以有天下也凡民之所以養生者田畝而
已使帝重賦之民將有不堪者矣故帝網天下之利
無餘也而其遺利於民間者僅有耕桑一途民尚可
以自活故均輸商車之筭是不利於商賈者也鹽鐵
榷酤之興是不利於游手者也鬻爵皮幣之興是不
利於巨室公卿大夫者也天下之農民固數倍於商
賈游手巨室公卿也種植之樂無恙也事育之謀無
傷也是以民有可容終帝之世而無大盜之起者此

也古今趣天下之亂者不一而增田賦爲甚蓋於田里小民較錐刀析毫髮必將有大不堪者武帝醞危亡之迹而獨存者僅以不加田賦一事是以猶不至於亂且亡夫人主有遺一毫之利於民者猶足以自存其國況舉天下之利而盡遺之者乎昔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曰施取其厚歛取其薄雖丘亦足矣此蓋慮其迫民而使之無所容也若明皇盡用融堅興利之說至於田賦亦不免遂致開元之亂幾以亡唐噫明皇之智其不及武帝者遠矣

武帝論下

史言漢之得人至武帝而盛嗟夫武帝得人誠盛矣而往々未足得人之真而適足得人之欺何也上意之所向人所爭趨者也故一事作則一弊生一念偏則一詖起意氣之感召風聲之濡染真者未見而欺者已售重爲天下源々之害甚非國家之福也夫宣帝好綜核名實也而王成僞增戶口以欺宣帝德宗急務培斂也而延齡僞移庫藏以欺德宗世固有墮於奸邪之窵而不自知者武帝志氣清明天才英敏南粵西域暨漠北之匈奴皆在帝運量之中此豈臣下所敢肆其欺者今觀在位五十四年多招徠之途

廣進言之路凡賈販芻牧奴隸醜虜之賤皆洗濯磨
淬自奮功名之會就其中盡如董仲舒之正直萬石
君之醇謹汲黯之愚戇亦孰不詫其得人者柰何其
不多若人也凡有所爲必有所欺帝好邊功也則涉
何刺殺朝鮮送者而以獻馘之詐欺其君帝好封禪
也則公孫卿以天旱爲乾封而以封禪之詐欺其君
帝好祥瑞也則汾陰巫於后土祠旁得鼎而以周鼎
之詐欺其君帝好神仙也則樂大以黃金可成神仙
不死之藥可得而以長生之詐欺其君帝好財利也
則桑弘羊立均輸平準而以民不益賦國用饒之詐

欺其君積而至於公孫弘爲丞相窺帝之意而布被之詆上前背約之詆凡所以寵帝於詭遇之術者無不至嗚呼帝受人之詆而甘心者如此哉小人之欺何所不至賢明如武帝尚然而況出其下者乎噫苟得若人又不若無所得之爲愈也悲夫

宣帝論

古制不復見於後其咎莫大於漢而漢之咎莫大於宣帝夫人未嘗無復古之心也非局於時而不能爲則蔽於時而不肯爲故局於時者猶有所待而欲爲者也蔽於時者則無所顧而不屑爲者也有有所待者

不足貴無所顧者深可貴昔聖人之爲制也有所創也必有所防有所立也必有所託一蠹之生必療其根一隙之罅必窒其途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曰禮樂文物行之以政典之森嚴而本之以帝典王謨之寬厚維之以周官之詳悉而原之以關雎麟趾之風化皆聰明才智盡心力爲之以示子孫相傳之基是以亘千萬世不可易其間縱有損益詳略亦皆循其綱定其目非直爲是觀美也道德一而詠不生風俗同而奸不作三代享國長久固有以維之故也奈何秦之勇於變古也漢承秦至宣帝八葉矣漢止於漢

而終不爲三代者何也夫以高帝當天下未定之初
馬上得之未論也文景承天下方定之餘與民休息
謙讓未遑此局於時者也孝武承後元富庶之後禮
文多闕而憤匈奴橫驕欲折箠笞之亦局於時者也
至宣則可行矣乃以漢家自有制而不肯爲宣帝何
如時也歲時豐穰穀至石五錢是無凶年飢歲也不
待文帝之休息也單于款五原塞朝渭上是無敵國
外患也不待武帝之窮黷也選名儒俊材如王褒劉
更生等又非無洪儒碩哲也亦不待如高帝之求魯
兩生也及此時而爲之變秦之制爲三代之制豈不

可者今日詔曰修漢武政事明日詔曰修元鼎故事而曾未髣髴古之一二世有贊之者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吾不知所謂樞機品式者漢耶抑三代耶蓋帝是時賞罰之信必也名實之綜核也決事於齋居聽政於五日凡所以爬梳天下鍛鍊而繩束之者靡所不至而三代之制皆不可復見宣帝非不能也蔽於所尚而不肯爲也昔孔子答顏子爲邦之問而拳拳夏時殷輅周冕之制至舜之承堯則先同律度量衡是古之制皆帝王之心爲之未可少也帝乃曰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夫周之弱非周制之咎也漢

視周其久近何如而宣帝乃以漢自足而卑周焉當時賢如魏相亦曰古今異宜條奏漢家故事未必不窺帝心而爲之者是以德教者制度之原而儒生者制度之寄帝不任德教而謂儒生不通達宜無心於復古之制也嗚呼帝之不復古制未害也其弊至恭顯表裏論議常持故事而啓宦者之禍可爲而不爲漢止於漢而不三代者吾甚爲宣帝責也

光武論

匹夫而爲百世之尊帝胄而爲中興之主是皆非偶然之故然就其間有出於天數者有出於人事者其

分數則不可以槩論也何也曆數在躬終陟元后此
天數說也上帝降衷綏猷惟后此人事說也故求之
天數則風雨弗迷之類非可以強而致求之人事則
謳歌獄訟之歸亦難以却而辭此固古今帝王應天
順人其迹異而其實同也兩漢四百年乃三代而下
享國最爲長久者然而高祖之興純出於天數而人
事多有未盡光武之興多合於人事而天數隨之夫
以高祖之興接春秋戰國三百餘年亂極之會生民
經秦項之暴天固不忍其重罹涸轍之苦也故帝也
眇然一泗上亭長耳寬仁之彰信不如商忠厚之積

累不如周騎項溺冠非有崇儒重道之心刻印銷印
非有崇德報功之典躡足之謀行之以勉強僞游之
舉處之以譎詭而疽醢械繫之事又前古之所未有
甚至分羹之語轅金之仇天理人倫夷滅殆盡此豈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之意度哉所
以能有天下者秦有祖龍亡之兆漢有白帝死之符
皇天厭亂特以其大度差勝而付之庶幾長城築愁
阿房築怨稍有一線生意之回耳是以滎陽之敗也
而不敗固陵之亡也而不亡天也至若光武之中興
則異矣元成之削弱新莽之僭僞其數三綱而淪九

法者又非若春秋戰國歷年之久雖謂惡運之未熟
亦可也而光武自起兵以來復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已有伏
羲氏之皇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已有軒
轅氏之帝功體元立制恢疆復宇朝明堂而正諸侯
會同之典臨辟雍而講帝王道德之訓登靈臺而考
天文機祥之殊大本已正宏規已定凡所以臨御者
殆無不曲盡其至然且以其學識之最精料事之最
審處置之最善充而拓之聘周黨而舉逸民拔卓茂
而厚風俗皆高帝所未有而封宗室一事又與高帝

之待七國者霄壤相絕彼寶鼎之瑞河冰之合以至
赤伏符之讖特其偶然者爾光武人事既勝殆自有
不待此者大槩高祖生於亂離斯瘼之中前世網維
之具如火斯滅故其興也純出乎天光武生於禮樂
大備之餘頃焉輒回之運如電過目故其興也有不
純出乎天而究其極論之則高帝之所處也難如朝
儀之興不過綿蕞已足爲駭人觀聽之舉光武之所
處也易如俯仰乾坤之造直爲聖人擬天地之事而
人猶有求全之望此固高光之優劣君子要當溯其
時可也

魏武帝論

古今奸雄欲起而竊天下則必立功以震天下天下大物也驟起而奪其有者人情必有不堪越次而據其位者人望有所未服以不堪之情而加以未服之心是故勞其力而立其名收其望而憎其心然後偃然可以自恣於人上而不復顧其它嗚呼人臣之有功皆所當爲之事而奈何因之以自恣哉此固天所以深挫之也曹操以鬼蜮之資恃其智力鞭笞天下睥睨漢之璽綬直楮中之易其所以劫帝許下不敢遽發者特以羣雄未盡而思立功以震之爾陽爲誅

討而陰爲奸謀虛爲高名而實爲包禍平生用兵未嘗敗衄而獨敗於赤壁何也嗚呼赤壁一敗天所以沮操篡逆之心者也昔者桓溫之欲篡也幸而有枋頭之敗而溫之謀稍沮劉裕之欲篡也不幸而有關中之勝而裕之謀遂成操之奸過於裕而赤壁之敗乃爲溫焉此天尚欲存漢之祀者然也且以操之用兵所向無敵自建元三年縛呂布四年降張繡五年破袁紹於官渡九年破袁尚於鄴十年斬袁譚於南皮十二年斬袁熙於遼東以至降高幹降劉琮海內英雄亦略盡矣所患者孫權尚在而劉備無恙也進

兵江陵舳艫千里自以爲無吳蜀矣此功一成則歸而遷漢之社誰復敢睨視之者恐非九錫所可已也而奈何天欲沮操之心是以使操不得志於斯也曹操之敗於赤壁也權安於吳而備亦自立於蜀今年攻濡須明年攻合肥又明年進漢中所以拂其心而震其志者無歲不有是以終身不敢廢漢而自立此一舉也蓋天下三分之機而亦漢祀尚存之決也或者見其下令讓還三縣及遺令無一語及禪代事幾若不屑意者嗚呼操之稱警蹕弑伏后逼漢獻亦甚矣特厄於赤壁之役功名頓損是以荏苒不前觀所

言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立功以震天下者其心然也使赤壁之功復成則漢之爲魏恐不待丕而後變也然則赤壁之敗天所以沮曹操篡弑之心何巧也

蜀先主論

圖天下之勢者要在握天下之樞或握其樞則成敗利鈍雖不能決於一時而終必定於他日是樞也固世之英雄疾馳競趨奮臂而爭之者也天下之變未易弭也其制之也有要而其籌之也有方馭其要以謀之者敵雖多而終懾違其方而取之者吾甚勞而

無成周公弭管蔡流言之謗而大誥等書不越王命以臨之齊桓糾合諸侯至歃血會盟拳翼戴周室而不忘夫周公之才豈不可自號召當世之士而齊桓雖強必託積弱之周以藉口此固其樞足以壓英雄而震斯世者故世之人未論敵勢之強弱先觀名義之是非此固君子所爭而衆人不識也玄德之智勇較之操本非甚不相敵也其不能復漢者何也世或以爲失於奔荊州入巴蜀之日而不知已失其樞於未得蜀之先漢自董卓起兵以來群雄搏噬王室如燬甚矣獻帝雖冠制命於人狼狽顛沛玄德豈不

能以周公之心行齊桓之事一援手匡之者帝爲李
傕郭汜相攻而幸霸陵也操之勢熾未甚張也玄德
領牧徐州豈不能糾合群雄求諸侯而勤王者至使
沮授乃先以迎帝於鄴之策說袁紹及帝爲楊奉韓
暹迎歸洛陽也操雖強而猶未倚天下之主也玄德
身依呂布領牧豫州又豈不可賈勇倡義以令天下
至使荀彧乃先以迎帝於許之謀說曹操嗚呼漢帝
者天下之共主而圖天下之樞者也紹不聽沮授之
言而勢以弱操竟聽荀彧之言而勢以強此二大機
皆玄德可以有爲之時而曾不先計及此宜先發者

制人而當塗氏之子得與玄德角也昔劉曄因操討張魯也曰備有度而遲夫握之不早玄德之遲亦何甚也他日承帝衣帶密詔雖曰圖操而彼之羽翼已成吾之名義未正卒至奔袁紹依劉表艱關遁逃當陽長阪間非諸葛之材羽飛之勇恐玄德不能一日自立於蜀也吾嘗愛諸葛公隆中三顧之初即云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誠難與爭鋒夫操之心本逆而能挾天子則其勢似順玄德之心雖順而不能挾天子則其勢似逆亮之此言固若不滿於玄德失天下之樞而乃爲操所先也古今英雄爭天下之見往々略

同獨是玄德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自立爲漢中王至二十五年十月魏始廢帝嗟乎失其樞而更私之亮獨無言及此所謂漢賊不兩立者操恐不能無辭而玄德終身不能以誅操宜也吾固惜玄德有定天下之樞而不及握也

晉元帝論

用天下有術未可以強弱小之勢介乎其心者也夫以勢介乎其心者非所以用天下也勢之所趨無定形也當委靡不振之極以善於用者處之其間乃屹然而難犯席盛大最強之餘以不善用者處之一

旦或渙然而不可支故勢無一定之趨皆由其善用
與否者然也古今英雄之士不階尺土不假寸兵而
崛起爭天下者何限彼固未嘗以目前彼此之勢相
較也往々用之者各有其術厚其本養其力收召其
羽翼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譬之千金之家不幸
鄰於強宗日夕侵略貲產殆罄而改卜一隅困心衡
慮日夕積累一旦振作皆足以規讎恥而復舊業矧
方數千里之地而肯畏人者典午氏自五馬浮江據
有荆楊數州之境董々自守終元帝之世輔之以王
導翼之以溫嶠周訪竟不能北向發一矢何也抑劉

石之強悍而角以江東之削弱誠難與爭鋒也就其中亦豈無有可乘者帝不能用以有爲真妾婦之怯也齊小白介然海瀕數百里繇呂望而來未見表表於天下而分國爲三軍公帥鄉十有一高子國子各帥其五提兵一鼓迄橫行晉楚間秦邑汧渭之間於世不足數孝公務農重穀賓聘遊客民至勇於公戰而卒以并兼天下嗚呼齊秦非抑於前而揚於今也而用有不同者若此晉之素有天下非齊秦比也以劉石未陷長安之初較之晉其大小強弱何如也劉石用之而挑箠河朔未嘗一日而息帝不能用之

而株守江東獨不敢越一步而逞帝亦自可思也蓋
帝自鎮琅瑯而督五州者十年又自稱晉王而傳位
者又六年其間豈無脩政攘夷之歲月者太子業復
長安也當援而不援曜勒有釁也當棄而不棄財不
常蓄兵不常練將帥不常考而所以用之者又無其
術及饋運之不給而始刑淳于則平常練兵積粟之
謀何在也洛陽之未復而行郊祀則當時誅暴復離
之事何先也不特此也祖逖可用而不給以鎧仗王
敦不可用而乃委以腹心是皆不能用之者也使帝
能用之則敦亦如逖效功之不暇而敢叛乎善用國

者能以弱爲強以小爲大區々之勢皆不足較也當其時藩鎮之將非無葛組劉遐蔡豹郭默也城塢之主非無陳川樊雅張平馮寵也皆爲晉守者也帝不能用之而趑趑怵怵僅足自守史謂帝無中原之志非無志也帝雖有志亦不能用之者也蓋帝稔前朝虛無驕墮之習沈酣偷安是以憤々而不思以自立五胡交亂終晉世不能復而長沙之陷相踵譙王之死已非積致憂憤以亡其身然則齊秦能用之而雄天下晉帝不善用之而終不能以爭天下此固天下之勢強弱小大果無定在也

宋武帝論

世之奸臣之欺世者每以竊天之說以自文天下大物也謂非本於天之所擬不可也而有可以言天者有不可以言天者是固未可揣摩而傳會之也帝王之興謳歌之歸天也而騁安漢之纂弒者非天也來蘇之後天也而效藩鎮之跋扈者非天也蓋天之爲天雖茫昧而不可測而考以事證以理蓋有的然而不可易者是固可參之而驗其符不可借之以飾其奸者也君子欲媚其人不度其事之是非勢之可否一劫借天之說以媒其身而遂其私遂使亂臣賊子

紛々接踵於天下吾固甚懼天之說足以誤天下也
宋之武帝何如主也其果強之而順者乎抑亦迫之
而應者乎傅亮身爲晉臣受宋帝之私見長星竟天
乃曰天文始驗至諷晉帝傳位以自託於高祖而遂
其奸亮不足責也亮假天之說以欺世此則深可責
也古今惟堯舜之傳禪湯武之征伐斷々乎出於天
其次若漢唐之興創然取之羣雄之中雖非盡出於
天而亦似有合於天者晉自立國江左微弱久矣非
有桀紂秦隋之暴也宋高祖挾其功而震之又非有
謳歌獄訟之歸也若是而曰天雖三尺之童亦知其

誣者且以桓玄之僭天所不爲也當時仗義而攻之
者有劉毅何無忌諸人又非特一裕也裕方誅玄而
乃失於僭幾天乎且安帝非有大過也北面而事之
破關中復長安掃羣戎以清河朔歸而告之晉廟圖
形凌煙亦豈不可退然爲伊周者而亟回建康舐鼎
不暇旣酖安帝又篡恭帝此蓋逆天而爲之者而傳
亮乃竊天之說以文之抑何愚也故嘗評劉德輿北
征之雄有謝安王導所不及而劉德輿竊位之奸有
王敦桓溫所不忍若此而曰天是天之佑惡而從逆
者亦何心也昔張睢陽嘗對尹子奇天道之語曰不

識人倫安知天道巡之言乃天下君臣之分所由定也故臣之於君凡可爲者皆吾分之所爲亦天理之所寄者也亮不爲睢陽之說而竊天之說以欺其心其不誤天下者幾希吾固表之以破奸臣之援天者

唐太宗論

人莫患於好名而亦莫幸於好名夫好名者不免有羨心而不能好名者或至於無憤心羨心生則觀影摹形因聲求實凡耳聞聖賢君子行事則求勝之念橫乎其中日益勉強惟恐不得俎豆於其間憤心泯則善也而無所激昂惡也而無所啓發擿埴索途或

陷於小人之歸有不知自反者故好名非聖人所尚而亦君子所不責也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夫名者實之賓也世之人苟有志於名則好高好高則日求以造於實特所患者止於名耳彼千乘之國固有所不屑焉者是以歆其所可愛者必勉其所不及而不恥不若人者終其身決不若人也好名者亦烏可鄙哉太宗興唐視近古最爲英明其材略過漢高其勇毅過光武文王卅充夷李密馮肅銑竇建德至接隋氏之統可謂有取天下之材以組庸調任民以府衛任兵以材能十八學士任官可謂有守天下

之規在位三十餘年治效光明俊偉庶幾成康者何也凡若是者非帝性能而得於天者也蓋帝樂慕美名而好高以壓世故往々未得其真而亦或得其似聞三代長久之故則思行封建聞堯舜兼聽之善則思廣聽納聞周秦修短之由則思增修仁義嘗殺刺客史盧祖尚聞齊文宣嘗赦梁愷則悔而不敢殺朝臣嘗納廬江王姬聞郭公善々不能用則屏而不敢貪外壁蓋帝平生所爲未必皆非而亦未必皆是未必純乎人欲而亦未必純乎天理猶幸切々好名故日思增其不能而勉其所不及是以匿懷中之鷄而不

出非真卻奇禽也蓋欲得武王卻西檢之名者也出
宮臺之女而不御非真遠女色也蓋欲得成湯不邇
聲色之名者也放囹圄之死囚而不殺非真能活冤
民也蓋又欲得帝舜刑期無刑之名者也世之君性
愚而無所慄志凡而無所慕或執一己之見以自是
而略無好名之心者未有不貽國家之害而太宗則
不然也故太宗一念好名之勇雖若其所短它日好
名而趨於善較之不好名而自溺於不善者其得失
相去何如也嗚呼若太宗之好名者未可少也

牧萊脞語卷八